

道德箴言录

[法] 德·拉罗什富科 / 著

杜伟华 / 译

Sentences and Moral Maxims

西 风 译 丛 · 第 九 辑 | 过 阅 读 的 生 活
De La Rochefoucauld

与其说它是一本书，不如说它是装点书籍的精美饰物。人们阅读这本小集子时心怀渴望，因为它可以教会他们思考，教会他们以生动、简洁和精致的表达方式组织自己的思想。自从文学再度流行以来，在他之前欧洲还没有人取得如此的成就。

——伏尔泰

光明日报出版社



西风译丛·第九辑

道德箴言录

[法] 德·拉罗什富科 / 著
杜伟华 /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德箴言录 / (法) 拉罗什富科著; 杜伟华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12-1529-1

I. ①道… II. ①拉… ②杜… III. ①道德修养—通俗读物

IV. ①B8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4490号

This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the English-version,
Which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Editions of 1678 and 1827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some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his times,
By J. W. Willis Bund, M.A. LL.B and J. Hain Friswell
1871.

道德箴言录

著 者: [法]德·拉罗什富科 著 杜伟华 译

出版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高 迟 毛文丽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装帧设计: 谭锴&苗苗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237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maowenli@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25千字

印 张: 5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1529-1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序

拉罗什富科 (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法国思想家，著名的格言体作家，一生作品不多，仅有《回忆录》和《道德箴言录》两部作品传于后世，但影响极为深远。

拉罗什富科于1613年生于巴黎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早年热衷于政治，先是因反对红衣主教黎塞留而入狱、流放；后又卷入反对首相马扎兰及王权的政治密谋和武装斗争，参加投石党运动并几次负伤。最后一次负伤后即不问政治，甚至拒绝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弃武从文之后，他常出入各种文艺沙龙，反观人生百态，常有妙语连珠。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和晚年连续的丧亲之痛和伤病折磨，使得《道德箴言录》既尖锐、犀利，又有着不可避免的悲观基调。

拉罗什富科所处的时期，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建法兰西王朝，并向路易十四的绝对君主制过渡的时期。当时的法国，可以说是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到处都有诡计、斗争、诈骗、贪婪、背叛和通奸发生。而拉罗什富科自身也曾参与策划阴谋、鏖战街头，所以当他潜心反省之时，他就能准确大胆地揭露出

人性的百态，使真诚、善良等美好之物显得弥足珍贵。

拉罗什富科早年是一个狂热的斗士，晚年则变成了深刻的沉思者。他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写出了这本人生断想录，书中到处弥漫着对伪善的鞭挞与嘲讽，同时也显露出他对真善美的赞扬与渴望。可以说，拉罗什富科身上具有法兰西民族的典型特质：既疯狂、虚荣、放荡不羁，又真诚、冷静、深刻反省。他绚丽多彩的前半生正体现了前者，而他留下的《道德箴言录》则是后者最好的明证。按《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他是以一本书立身的人。没有这本书，我们也许就会忘记这个声名赫赫、勇敢傲慢的战士，忘记那些企图重夺大权的贵族们以及他们所处的年代。

《道德箴言录》一书的版本甚多，在作者生前即有五版。本书选用的英译本依据的是1678年和1827年的法文版本，此版本中包括了前言、注释以及对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介绍。因此这个中译本也可能是坊间所能见到的最完整的版本。尤其是长篇前言和注释部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拉罗什富科及其箴言，以及他那个时代。但这同时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因为其中涉及了很多法语和拉丁文等引文，使译者原本就惶恐不安的心更加忐忑。

《道德箴言录》第一条箴言即是“我们的美德往往是经过伪装的恶习”，而注释中更是因此扩展出“我们的恶习往往是经过伪装的美德”。所谓开宗明义，这使得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服务于对“美德”和人们眼中“美好之物”的揭露和评判。拉罗什富科几乎触及所有与德行有关的品质和行为，如善良、

高尚、诚实、贞洁、勇敢、慷慨、谦虚等等，以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友情和爱情。在他眼中，这些都有背后玄机：崇高只是为了拥有一切而蔑视一切；谦虚常常是一种假装的顺从；慷慨只是一种伪装起来的野心，蔑视小的利益是为了得到大的利益……他指出，人都是自恋的、自我中心的，与有限的理智、智力相比，人的情绪和激情更占据主导性。在他看来，人就是情绪化的产物，“一息尚存，激情不熄”，“激情一直生生不息，一个幻灭的同时孕育着下一个”，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无穷无尽。这些箴言能赐我们以法眼，洞穿人生际遇和社会世事，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但同时难免心生悲观，觉得一切皆假。可惜在《道德箴言录》中，拉罗什富科并没有为我们指明出路，这也是作者的局限所在。

翻译本书过程中，脑海中常常涌现出一种意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秉烛夜书，要将人间丑陋揭穿。我想，这种意象正是本书于时下的意义所在。在人心躁动的时代，如何看清真面目，然后勇敢地前行下去，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课题。

最后要感谢译言网这个平台，使我有幸得以翻译本书。感谢前贤的译本，使我在翻译时不至于感到茫然无所助。感谢我的家人们，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使本书得以顺利翻译。

译者

英译者序言

在法国，人们对“古老政体”的描述是“被警句缓和的专制”。这种描述像大多数格言一样，有一定道理，又充满幻想。17世纪后半叶和整个18世纪，流行作家表达自己思想时经常采用一种精确简练的风格，毋庸置疑这种风格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法兰西民族天生愿意把某一问题可能引发的所有观点、所有能联想到的争论都融入一个简短的警句、一次耸肩以及“就是如此”之类的字眼中，对于这样的民族，凝练的语句所表达出的真相具有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也许正是这种对警句的热爱催生了许多法国杰出的格言体作家，如帕斯卡、德·雷斯、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孟德斯鸠和沃韦纳格，他们为法国的格言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任何国家能罗列出如此光芒四射的作家——在英国我们当然不能。我们最著名的是培根，但他的其他作品远远胜过格言，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名望被大大掩盖了。唯一可以与拉罗什富科或拉布吕耶尔媲美的英国人是查斯特菲尔德伯

爵，他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也是因为他与法国有密切的联系。但不幸的是，他试图使粗野幼稚的英国人变得有教养，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是“用荆刀砍木头”，大大耗费了他的杰出天才。

在所有法国格言体作家中，拉罗什富科最著名，也最出类拔萃。伏尔泰对路易十四年代的评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有些文学作品极其有助于形成国家品位和宣扬正义及精确思考的精神，而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的箴言集无疑是其中之一。”

这位弗朗索瓦，第二代德·拉罗什富科，马尔西亚克亲王，箴言录作者，是法国贵族最优秀家族中最卓越的成员。作为古老的吉耶纳公爵的后裔，富尔克或富科家族——吕西尼昂血统年轻的一支——的创始人，发迹于11世纪他的领地，即旺代省的小镇拉罗什。我们对这一封建领地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修道士们的编年史。作为该省各教堂和修道院的施主，他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出现在颂词中，在旺代省某个教堂的特许状中，他被称为“*vir nobilissimus Fulcaldus*”。他的领地权利使他可以按照当时的一种常见习惯——苏格兰今天依然如此——将自己的地产作为前缀附加到姓氏上，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姓氏拉罗什富科，他的后代也得以继承该姓氏。

从那时起直到法国历史上贵族的最大危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拉罗什富科家族一直在最优秀群体中“即使不是第一，也是第一流的”。其中的一代领主效力于菲利普·奥古斯都，他

反对理查德·科尔德林，曾在吉索尔战役中被俘。第八代领主居伊在波尔多进行过一场壮观的骑马持矛冲刺比武，（根据弗鲁瓦萨尔的记载）陪同他到竞技场的同宗和亲戚就有约二百名。第16代领主法兰西是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的侍从，作为教父，他在洗礼盆旁将自己名字赋予了法兰西骑士的最后一抹光辉——法兰西一世。1515年他被授予男爵爵位，随后因对法兰西及上一代国王的杰出服务而晋升为伯爵。

第二代伯爵获得了马尔西亚克亲王的称号，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家族的财富。他的遗孀，安妮·德·波利尼亚克在韦尔特伊的家族庄园盛情隆重地款待了查理五世，查理离开时感叹道，“我从没到过洋溢着如此强烈的崇高美德、正直和贵族气息的宅邸”。

第三代伯爵追随吉斯公爵反对西班牙人，后被囚禁于圣金廷，他在沦为圣巴肖罗缪“臭名昭著的流血事件”的牺牲品后才重获自由。他的儿子，第四代伯爵险些在那场大屠杀中丧命。他在宗教战争中表现优异，后在上维埃纳省的圣雷克斯拉佩切的战斗中被俘，被同盟者阴谋杀害。

第五代伯爵是路易十三的大臣，因在雷岛抵抗英格兰人和白金汉郡而被授予公爵爵位。他的儿子，第二代公爵弗朗索瓦，因其著作而使家族的姓氏家喻户晓。

第三代公爵参与了路易十四早期在托尔西、里尔和坎布赖的多起战役，后在波莱茵河时身负重伤。他作战英勇，在宫廷中极受欢迎，因此被封为掌马官（猎犬队长）和宫务大臣。他的儿

子，第四代公爵，负责指挥纳瓦拉军团，并参与了对内尔温登村庄的袭击，同一天威廉三世战败于兰登。随后他被授予拉罗什吉永公爵和德·利扬库尔侯爵。

第五代公爵，被路易十五从宫廷放逐，成为哲学家伏尔泰的朋友。

第六代公爵是孔多塞的朋友，也是最后一位享有显耀姓氏的贵族绅士。在1792年9月的可怕日子里，法国人民宣扬更为广泛的人道主义，日索尔的暴徒将这位公爵作为贵族抓捕，并在他的马车后将其处死，而车里正坐着他的母亲和妻子。就在同一地点，约六个世纪以前，他的祖先曾在一场公平交战中沦为阶下囚。一位现代作家将这场谋杀视为“因为祖辈的著作和行径而对其后代采取的值得赞赏的报复行动”。但圣伯夫对此却说，他看不出公爵之死有什么值得赞赏之处，如果公爵之死能有所证明，那也不过证明了他的祖辈对人的判断并不像世人公认的那样谬误。

本书的作者弗朗索瓦，诞生于1613年12月15日。圣伯夫将他的人生经历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35岁，他开始卷入投石党战争；第二个阶段，投石党战争的整个过程；第三个阶段，此后的12年，这段时间他不问政治，一心养伤，撰写箴言；最后一个阶段，从那时起直到他逝世。

就如同古希腊的希罗多德用九位缪斯女神为其所著《历史》一书的各卷命名一样，拉罗什富科一生的四个时期分别与某位女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她们在各段时间里控制、支配着他的

情感。这四位女性分别是：谢夫勒斯公爵夫人、隆格维尔公爵夫人、萨布莱夫人和拉斐特夫人。

拉罗什富科的早期教育没有得到重视，他的父亲忙于国务，一直未能抽时间关注他的教育，但他的天赋和善于观察的习惯很快就弥补了他的各种不足。他的出身和地位将他置于法国宫廷最上流的社会，很快他就成为最完美的侍臣。但他的父亲深知伴君如伴虎，在拉罗什富科只有9岁时就将他送入军队，他后来隶属于奥弗涅军团。在他16岁时，就参加了围攻卡塞尔的军事行动。后来黎塞留专横地统治了路易十三的宫廷，而拉罗什富科公爵强烈反对这位红衣主教的党派。他参与了奥尔良加斯顿的密谋，黎塞留因此找到把柄除掉这个他在巴黎的对手。密谋败露后，公爵被放逐到布卢瓦充军。与他同在宫廷的儿子，也被以与德奥特福小姐——王后（奥地利的安妮）的侍女——私通的借口与其父亲一起放逐，实际目的是防止公爵得悉巴黎所发生的一切。这次流放促成了拉罗什富科的婚姻。除了他妻子的名字叫维沃内小姐，以及她所生的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之外，人们对她一无所知。拉罗什富科和他父亲在布卢瓦时，谢夫勒斯公爵夫人，这位宫廷美人、路易的情人，被放逐到图尔。她与拉罗什富科相遇，两人很快变得十分亲密，有一段时间她成为他的行为动力。这位公爵夫人保持着与西班牙王室和王后的通信。拉罗什富科全身心地投入与王后的密谋中，而他与王后的联系使他重燃了对德奥特福小姐的旧爱，也使他归顺了王后一方并一直追随她。他的这种立场

断送了他 在宫廷受宠的所有可能性。国王认为他冷酷无情，红衣主教则将他视为眼中钉。虽然早有沙莱被送上断头台、蒙莫朗西被投入巴士底狱的前车之鉴，但仍无法阻止他参与密谋。他重返巴黎时大约23岁，热情地追随在王后左右。他在《回忆录》中说道，王后当时只信任他和德奥特福小姐。有人提议他把她们两个从巴黎带往布鲁塞尔。凭着一腔青春热血，他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他这么做的原因有多种，但主要是希望可以借此增强对王后的影响，将黎塞留及其主子置于不利的地位，并挽救德奥特福小姐，此时国王对她已心有觊觎。

当然黎塞留发现了这一密谋，而拉罗什富科则被顺理成章地投入巴士底狱。他入狱一个星期后被释放，并被放逐到自己位于韦尔特伊的庄园。

红衣主教如此宽容无非是想将拉罗什富科从王后那边争取过来。拉罗什富科被授予军队的指挥权，但王后却投意他回绝了。

他在韦尔特伊呆了大约三年，等待着与黎塞留较量的时机，同时盘算着国王的死期以及将从王后那里得到的恩宠。在此期间，他断断续续地参与了针对宿敌红衣主教的谋划，酝酿了玛尔斯和德图的叛乱。

圣伯夫曾说过，除非我们研究拉罗什富科人生的第一阶段，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他的箴言。充满激情的爱情所带来的痛苦、失望，而后心中怀有的巨大期盼，以及后来对欺骗和背叛的目睹，这些为打开箴言含义之门提供了最真实的钥匙。他对道德的

尖锐讽刺建立在骑士抱负和浪漫爱情的废墟之上。他看到自己的朋友玛尔斯被送上断头台，而他却被自己信任的人背叛，对于这一切他能给出的唯一解释就是强烈的自私。

此时，黎塞留去世。拉罗什富科重返宫廷，发现王后已摄政，马萨林成为执政大臣。王后从前的朋友们簇拥在一起，期待着自己时来运转，但他们等来的却是极度失望。马萨林的做法是许以封赏、而不立刻论功行赏，他以此来制约王后。大多数人得到的只有永不兑现的承诺。在后来的岁月中，拉罗什富科回忆道，他的失望无疑促使他写下了如此箴言：“我们根据自己的希望许诺，根据自己的畏惧履行承诺。”但他自己连承诺也没得到。他曾要求担任当时空缺的阿弗尔总督，却被无情地拒绝了。失望演变成愤怒。他联合有同样遭遇的旧相好谢夫勒斯公爵夫人以及博福尔公爵密谋反对政府。密谋自然又被发现并被镇压，结果博福尔被捕，公爵夫人被放逐。充满恼怒和厌恶的拉罗什富科投向了昂吉安公爵，后者当时正在军中参与一场战役。他在公爵那里找到了一生的挚爱——公爵的姐姐隆格维尔夫人。这位年轻貌美、善于交际的女士，可以极大地左右拉罗什富科，在后来的内战中使他站在了孔代亲王一方。拉罗什富科在军中的时间并不长。他在围攻马迪克时受伤严重，因此返回巴黎。他一养好伤，投石党战争就爆发了。有人说这场战争进行得十分荒唐，既没有明确的目标、计划，也没有领导者。但这种描述不是很正确，这场战争是法国贵族阶层针对王室统治的斗争；是他们的一次尝

试，也是最后一次，试图挽回他们对国家早已失去的影响力，同时避免自己陷入红衣主教和神父们的统治。

这场战争的历史与本文无关，在此详述太过复杂、太过混乱。如果有人想追溯当时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以及勾心斗角的全过程，拉罗什富科和德·雷斯的回忆倒可以提供翔实的细节。本文则只追随与拉罗什富科有关的部分。

红衣主教使孔代和孔蒂两位亲王以及隆格维尔公爵被捕之后，拉罗什富科带着公爵夫人逃到诺曼底，把她留在迪耶普后，他继续前往波瓦图，早些年前他曾买过该省的总督一职。他在那里与布永公爵汇合，一同进军占领了波尔多。红衣主教马萨林和德拉梅勒莱元帅大规模向波尔多进军，并攻打城镇，随后是一场血战。拉罗什富科极其英勇地守住了城镇，击退了红衣主教的进攻。尽管击退了进攻，波尔多市民却急切地希望和谈，以免城市被摧毁。波尔多议会强迫拉罗什富科投降。他投降了，名义上返回波瓦图，实际上却秘密潜回巴黎。

在巴黎，他发现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断挑拨相互敌对的孔代亲王和红衣主教德·雷斯。拉罗什富科热切地拥护他的旧党——孔代亲王。1651年8月，对峙中的各方在巴黎议会大厅相遇，他们险些在那里大打出手。甚至有人说拉罗什富科曾指派其追随者谋杀德·雷斯。

拉罗什富科很快又要经历一次痛苦的失望。当他在巴黎忙于党派纷争时，谢夫勒斯公爵夫人却离开了他，转向与德·内穆尔

公爵结盟，但拉罗什富科还爱着她。可能是因为想到了此事，他后来写道：“妒忌总与爱情共生，却不总与之一同消亡。”他竭力想获得查狄伦夫人——德·内穆尔公爵的旧情人，以挽回颜面，但却没有得手。不久德·内穆尔公爵死于决斗。战事还在继续，经过几次不太明朗的小规模冲突，决定性的战斗终于在巴黎近郊圣安东尼爆发，在那里巴黎人第一次学会使用——或者叫滥用——他们非常喜欢的防御方式：路障。在这场战斗中，拉罗什富科表现得非常英勇。他头部受伤，这个伤口曾使他一度失明。战争没等他康复就结束了。路易十四到了继承王位的法定年龄；马萨林的黄金和蒂雷纳的武器取得成功，法国贵族阶级被击溃，王室至高无上的权利得以确立。

拉罗什富科活跃的政治生涯至此结束。

他恢复健康后开始倾心于社交生活，表面上由萨布莱夫人控制。他过着一种安静的生活，专心地记录自己的早期生活，即“回忆录”和他不朽的“箴言”。

拉罗什富科的真正荣耀是从他停止参加公众生活时开始的。过去，他扮演了各种角色：士兵、政治家和情人，虽然都小有成就，但他现在开始的道德家角色，将使他闻名世界。

身处法国所能拥有的最辉煌的上流社会，闻名于世的作品，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些使他成为当时法国著名文学团体之一的中心，这个团体的成员包括拉封丹、拉辛和布瓦洛。他最为依恋的朋友是拉斐特夫人（《深宫后院》的作者），他们的友谊一直

持续到他逝世。但命中注定他不会一直无忧无虑地享受这种轻松愉快的社交生活。他的两个儿子参加了1672年横渡莱茵河的战役，结果一个战死，另一个受重伤。拉罗什富科对此十分伤心，但更让他伤心的是一同殒命的小隆格维尔公爵。

圣伯夫曾说过，投石党战争的唯一成果就是诞生了一本疾世愤俗的书，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他听到挚爱之人死讯时塞维尼夫人正在他身边，她说，“这个残酷的场合向我展现了他的内心，他那时表现出的勇气、德行、温情和良知胜过我曾在他身上观察到的一切。他的智慧和成就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的旧伤加上痛风，使拉罗什富科在巨大的痛苦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最后患病期间一直陪在他身边的塞维尼夫人说，他忍受痛苦时所表现出的刚毅令人钦佩。在给她女儿的信中，她写道，“请相信我，他一辈子对别人的说教对自己也有用，他时常设想自己的弥留之际，因此那对他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在最后病中，这位伟大的道德作家得到了伟大神圣的波舒哀的照料。抛开他的作品不谈，我们不知道是他无与伦比的雄辩，还是他那哲学家的镇定，或者两者都有吧，使塞维尼夫人对他有如此的描述，他的辞世方式没有辱没一位法兰西贵族，一位法兰西哲学家。1680年3月11日，他结束了有如暴风骤雨的一生，纷繁复杂的斗争终归于平静，屡见不鲜的背叛迎来了最后的忠诚——死亡。

他的朋友德祖利埃夫人在他临死前送给他一首悼诗，这首诗

对他做出了恰当的描述——“是的，保持更加坚定吧，相比于那些在接近自己最后期限时会表现出徒劳的恐惧的人们。放下反抗吧，没有人会抵触智慧。然后，以同样的出发点，传递这些再不会有人重新传递的关键思想吧。”

拉罗什富科只留给后世两部著作：一部是他那个时代的《回忆录》，另一部就是《箴言录》。前者主要描述他青年时期的生活，虽然写作风格十分生动，但还是忠实地描绘了路易十四当政期间宫廷中的勾心斗角和各种丑闻。如今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对它感兴趣了。也许，这本书有助于揭开那些箴言一般意义之外的特殊含义。

虽然培尔曾断言，“只有少数顽固尚古的人不同意拉罗什富科的《回忆录》超过了《高卢战记》，”而且伏尔泰也说道，“《回忆录》受到人们的广泛阅读，《箴言录》则被人们记诵成风。”但今天很少有人听说过《回忆录》，而大多数人对《箴言录》的了解也仅限于那条最著名、却在最后一版中删去的箴言，即“在最好朋友的不幸中，我们总会发现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令人不快。”对此很难解释清楚；也许没有一本书被人如此频繁、不知不觉地引用，没有一本书被人如此频繁、厚颜无耻地掠夺，也没有一本书得到如此多的、褒贬不一的评价。

“很少有书，”哈勒姆先生说，“像拉罗什富科公爵的《箴言录》一样，既有人高度赞扬，也有人严厉指责，不但在英国是这样，在法国亦如此。”卢梭将之视为“一本悲伤、忧郁的